



岩口村秦人古洞入口。

大乐铺桥下，悠然戏水的鸭子。

岩口村湖湾的红军井，尽管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可吃水不忘挖井人，村民们仍记得挖井的谢国瑜。

茶陵境内唯一一处铺递遗址——大乐铺桥遗址

大炼钢铁时期留下来的炼钢炉，如今已被植被覆盖。

株洲风物

株洲宝藏

#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碑，株洲现代工业文明的见证者

温琳

我们知道，株洲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首批重点建设的8个工业城市之一，曾创造新中国工业史上的200多个“第一”，株洲这座城市也一度与现代工业文明划上等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株洲就开启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滥觞。在株洲博物馆“神农遗韵”株洲历史文物展的“东方鲁尔之梦——1936年后株洲工业建设”展厅里，陈列着一块石碑，上刻楷体“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碑”字样，这块石碑即是株洲现代工业文明的见证者之一。

## 石峰区发现石碑

2013年9月，株洲市文物局根据群众提供线索，在石峰区九郎山村发现两块石碑，据考证这两块石碑是民国年间的，上面皆刻着楷体“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石”的字样，博物馆展厅里的石碑即是其中之一。

不止两块石碑，考古专家在石碑附近还发现办公室、厂房车间、发电厂、宿舍、食堂和防空洞等遗址、遗迹。其中，办公室已毁，但房基保留较完整。厂房面积约6万平方米，系单层砖木结构，共分六排，呈纵向排列，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湖南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三六处征用作为仓库，后被拆毁。发电厂位于旧址北部，现已毁。总厂宿舍、食堂位于旧址东南部，现仍在使用。防空洞则位于吴家大岭东坡，两大一小南北排列，最北的大洞保留现状，为砖混结构，成人可直入。

据考古专家考证，这些都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的组成部分。

据史载，1936年，经国民党中央政府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部门商定，成立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公司在上海设装配厂，在株洲筹建总厂。总厂选址在原粤汉铁路（今京广铁路）报子亭车站附近，即现在的石峰区井龙街道办事处九郎山村，占地逾13.3万平方米。

## 曾与奔驰合作

株洲最早与现代汽车工业联系在一起，可以追溯到1920年。当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发展自动车工业”的构想，并提出在株洲至郴州沿在建的粤汉铁路遗址，可惜未能付诸实践。

上世纪三十年代，经过多年的建设，株洲已经成为中国南方的交通枢纽。在当时全国铁路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连接株洲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1937年浙赣铁路全线通车，1938年湘桂铁路衡阳至桂林段通车。三线交汇，株洲可直达两广、湖北、浙江。抗战后的株洲更是成为进出大西南后方基地和连接抗战前线的交通枢纽。

据《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一书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曾养甫认为，中国单纯依靠进口汽车，不仅花费巨大，而且“一旦海疆有故，且恐因无法入口，交通上发生严重问题”，乃建议创办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曾养甫如此写道：“1935年间弟奉委座命以商业化方式创办汽车事业，于次年组织成立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可见，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是在蒋介石的直接支持下成立的。

1937年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在九郎山下破土动工。当时的国民政府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由奔驰汽车厂派出以主任工程师冯格腾为首的20名专家来华协助建厂，同时，德国奔驰出资4000万马克，获得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35%的股份。

据专家考证，株洲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汽车制造企业。

## 因战争迁往外地

这个位于株洲的“中国汽车摇篮”，曾被寄予厚望。1937年2月，大批从德国引进的汽车底盘从粤汉铁路源源不断地拖到株洲，进行组装。中国产的第一辆2.5吨载重的柴油汽车（奔驰军用卡车）即从这里出厂，标志为中字外加一个圆圈，所以又有“中国牌”之称。

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侵华，随后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分厂将大部分技术人员和设备搬迁到株洲总厂。次年，日军进逼湖南，株洲总厂多次遭飞机轰炸，被迫将一部分设备迁至重庆，称华西分厂；一部分迁至香港九龙，称华南分厂；一部分设备运往桂林良丰，建成华南分厂。总公司则由上海迁往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后，总公司机器设备被日军拆运到了日本。

包括现代汽车制造业在内的株洲工业，因日军的侵略而受阻，但现代工业文明的种子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并在日后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文物名：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石碑  
年代：中华民国  
出土年代：2013年  
出土地点：石峰区九郎山村  
规制：面宽23厘米，背宽21厘米，厚15厘米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 植被深处

## 枣市，被遮蔽的风景与往事

李巧文

太阳是什么时候爬上东边的上空，灼灼放出光芒，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它俯瞰着苍生，在田间地头，屋前屋后游荡，角落角落都用温度煮了一遍时，天地猛然间就变热了，汗水“叭嗒”一声，从身上往下跌，那跌落的第一声我分明听见了。

抬头看太阳，太阳狠狠地瞪着我，不让我看，于是我低下头，看到了一口井。圆形，里面的水在离井口不远的地方透着光亮，跟其他井没有区别，但它不在人家的院子里，也不在屋檐下，而是在田地的边上，旁边，一条小河长流不息。河边，杂草葳蕤，六月的季节，禾苗还在田里摇曳着绿色的脑袋，浅浅的，田里的水撩开不深的禾苗，在我们眼前晃荡。

## （一）

村妇女主任手里拿着一张纸，大声说着这口井的来历。人很多，声音被人头阻隔了一部分，又被风吹散了一部分，我只听了一个大概。我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谢国瑜，枣市镇岩口村湖湾人，红五十四团政委（原红23师政委）。1933年6月，谢国瑜所在的部队与国民党六十三师陈光中部在江西永新相遇交战，战斗很惨烈，战士们一个个中弹倒下，将青春与热血洒在那片土地上。谢国瑜身负重伤，昏死过去，等他醒来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地上到处是尸体，我军的、国军的，除了山风，除了这些曾经拼死战斗而现在再也不能睁开眼看他一眼的人，他再没看到一个活人。他只能自救，他站起来，看着这一片熟悉而陌生的山冈，用死去战士的刀砍了一根树枝做拐杖。部队已经开拔，他负了重伤，这个样子的追不上部队的。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看过部队地图，永新与茶陵相邻，都在井冈山脚下，目前唯一的出路便是先回家，养好伤后再去寻找部队。就这样，谢国瑜回到了家乡，伤养得差不多了，看到乡亲们饮用水不方便，一条小河，吃喝洗涮全在里头，不干不净不卫生，便与兄弟姐妹们一起挖了这口井，解决了全村人的吃水问题。

如今，人已不在（谢国瑜三十一岁就去世了），只有井，年复一年，清清凉凉。现在，村民家家户户用了自来水，这口井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吃水不忘挖井人，江西瑞金有口井，江西的人他们没有忘记那个挖井的人，这里也有口井，这里的村民也没有忘记。我把目光投向远处，不远处两个村民正在田里扯秧，备插一季稻。一部分田中的早禾长势正盛，再过两个月，禾苗便会长出沉甸甸的谷穗，压弯它们的腰。而这口井，也会被禾稻所遮，远远望去，除了禾，还是禾。

## （二）

枣市镇在茶陵县西南方向，跟县城15公里，因盛产蜜枣而得名。茶陵县十三镇七个乡，如果不是亲历，这些乡镇就像地图上的一个个不起眼的地名，手指滑过，如同水流动，经过的地方或平坦或高低，或光滑或蔓草丛生，谁都记不住。而今，地方都在致力于打造特色文化，通过发掘、修缮，不断有新的景点闯入公众的视野。一个县如此，一个乡镇亦如此。特色文化架构起来并不容易，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变成了热门景点，西湖有白居易、苏东坡、林逋，还有苏小小的爱情，名人轶事如雷贯耳，来客络绎不绝。紫茶城、颐和园、圆明园，在历史书里，在教科书里，处处伸展，深入人心；凤凰城、紫鹃界，也已形成气候，游客攒动，不招自来。枣市镇是县辖小镇，特色有二，一是红色文化，二是历史文化，这两种文化也是茶陵县的红色文化，扎根在这里很多年，像

一块深山璞玉，没挖出来时，它什么也不是，如果挖出来，它就放出了光亮。

在岩口的老湾坳，一座孤坟无语对天，土是新土，显然有人整理过。旁边是菜地，种的辣椒、茄子长着嫩绿的芽儿，小小的辣椒在叶子底下羞羞答答。这里原是地势偏高的山坡，山坡不大，只容得下几垄菜地和一座孤坟。菜地的旁边是果树，桃树仅剩剩下青绿的叶子，柚子树上比拳头略大的柚子还缩在树叶里不愿下来。转到坟前，一块小碑立着，仔细辨认，可见“陆军四十四军一五零师四八八团特务排”，左边有“民国三十三年”，“四川广安”，“黎公帝之墓”的字样。墓的东边隔着一丘田，有一棵高大的朴树，树龄显示101年，按推算，这棵树见过这座坟的主人，也见过那次惨烈的战斗。

那是1944年，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国军四十四军一五零师四八八团特务排在这里与日军交上了火，两军互不相让，用最猛烈的炮火向对方倾泻而去。顿时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子弹在人的头顶上，火光冲天，枪炮声震得山都在颤抖。一个姓黎的四川广安籍战士趴在掩体当中，他是特务排的排长，但他和其他战士一样，将猛烈的炮火对准了敌人。略显稚嫩的脸上，布满了烟灰，原先的恐惧早已被隆隆的炮火震碎，他将机枪架好，准备再给敌人一次迎头痛击，就在这时，一颗炮弹飞过来，在他的身边爆炸，他来不及哼一声，扑倒在掩体里，炸起的碎土埋了他一身。事后，当地村民在打扫战场时才发现，这位姓黎的年轻排长已死去，他紧闭双唇，脸上已被烟灰与尘土覆盖，看不出原色，但他的双手仍保持着战斗的姿势，仿佛仍在与敌人奋战。当地村民挖了一个大坑，将他其他战士埋在了一起，而把他单独埋在地势最高的这个小山坡，时间永远定格，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幸好，他永远年轻。

听人说，四十四军曾经在这里驻守，因为缺吃少穿，扰民不断，军纪很是不堪，当地人对他们并无好感，如果有人做了恶事，还会来一句：怎么四十四军样？只是与日军打仗时，他们一样勇猛，那简陋的坟或许可以证明。

## （三）

离大湾坳不远，有座大乐铺桥，是当时国军去大湾坳的必经之道。桥在几十年前被拆除，只剩下桥墩，现在见到的桥是后来新修的。以前的大乐铺是明清时期茶陵十三个铺递（驿站）之一，其遗址为茶陵唯一一处铺递遗址。当地俗语，不穿九重布，难过大乐铺。意思是这里处于岩口大禾垅的出口，风大。如今，桥下的水依然清澈，几个妇女正在河边浣洗，一群鸭子嘎嘎叫着，在河里嬉戏。从新桥下去不远，有一栋五层楼的基脚尚存，近处为断壁，下面是老砖，上面的一截是土沙筑造成，上面清晰可见石子，大约用了河沙与石子夯筑，很牢固。苏老伯说，这是曾经的驿站。也许四八八团经过此时，就在这里歇过脚，也许那个四川籍的黎姓战士在这里想起过他的父母兄妹，他想通过驿站，把自己的信息传给老家的亲人。只是他没有想到，随后的一仗，竟然让他长眠在这里，永远也回不去了。

转到塘边，从开着的口子边往里看，里面种了长豆角和四季豆，长势正旺，豆角已垂近泥土。塘外，簇拥着芭蕉和薹草，跟里面的菜叶一样绿，高与人齐。残壁外的小路边，有一棵高大的乌桕树，开着长长的总状花序。树龄亦有百年，亲眼见过这里曾经的来来往往，可是它沉默着，旧日的云说风漏全部藏在它的沙沙树声里。

回到车上，同车的立新手里多了一颗绿色的比枣略大的果子，他说是木莲，学名叫薜荔，我们吃过的“凉许”便是用它的汁加工而成，所以又称“凉粉子”。“凉许”是茶陵话的音译，实际是一种解渴的饮品。随后，我们见到了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存留的一个大炼钢炉，土砖砌成，高约三米，一个开口，顶上被一种植物全覆盖，像穿了一件厚实的衣服。叶中有果实，很像前面立新手里拿的那个果子，一问一查，果然是木莲。

## （四）

岩口与枣园交界的地方，我刚来茶陵时就听人说起，但因没开发，一直没有来过。茶陵八景之一的秦人古洞就在岩口村长春坞的西面。

从山上往下走，下一个陡坡，听得水声响亮地流过来，路边有一条暗沟，宽约两米，水声哗哗，岸边的草将长长的触角伸出来，几乎将水面覆盖。沿溪而上，很快到达洞口，水就是从洞里涌出来的。站在溪边，洞口有古藤垂直而下，洞口约两米高，但很快低矮下去。洞里无灯，水从里面汩汩而出，我们只得止步。据说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些儒生躲无可躲，发现了这个洞，便逃到洞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茶陵州志》载：“（云阳山）东南有桃千树，实有如瓜，花发无时，人得食之便能轻举。白鹿、青牛多生其所。亦称长春坞，有人经过，时闻鸡鸣犬吠，如里间之声。中有奇禽，一曰仙鸡，玉距金冠，毛如锦绣……其二曰白鹤，形如霜雪，翔若飞练，众鸟栖集，常占四隅。立秋之季，群鸟归焉。三曰元豹……四曰猿猴，岁久变白，安穴于群居中。”桃花千树，各种珍禽异兽，往来安穴，给这里增添了几多神秘的色彩。当年徐霞客也曾来过此洞，但到底没能探得洞有深奥。传说从洞里出来的水可通安仁县，洞太深，夏季常常被水占住，只有到冬天枯水季节，才有可能入洞。想起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也正因为洞深且窈，洞中之景到底长什么样，至今成谜。

枣市镇的景点散落在各处，养在深闺人未识，又无牌子标示，即使人至，也未必当成景点。一个普通的水井，一处断壁残垣，一座小小的被草遮掩的青石板桥，一条汤汤不息的河，一座黄土掩盖的孤坟，一片茅草长到膝盖的山坡……每一处都有来历，却都躲藏在历史的烟尘里。就像炼钢炉上的木莲，自从它在炉上着陆，俨然把那当作了它的家，炉子早已废弃，它不用担心高温将它烧成灰，也就大大咧咧无所顾忌地生长，远远看去，只有木莲的叶子严严实实地趴在那里，看不到炉子了。

上车下车途中，我们辨认着路边的花草：飞蓬、三叶鬼针草、益母草、酢浆草、地肤子……一路上，植物站在两边，高高低低，粗粗细细，长得都很滋润翠绿。远处，不高的山上绿意正浓，树色葱郁；回望，所有看过的景都淹没在绵延的山路和蓬勃的植物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有如是感叹，我想，这一定是真的，而非他的想象与虚构。

所谓景点，就是因为你没有到过而特意前往驻足停顿的地方，或大或小、开发与未开发，只要有人知，便有人往，并留下一些照片、文字、感叹与笑声。如果景点尚未开发，未得人知，它便有可能仍然沉寂在历史的深处，或者，其外面也有木莲一样的植物像衣服一样将之严密地包裹。



06

株洲日报

#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 郭亮  
美术编辑 王莹  
校对 马晴春  
2022年6月28日 星期二  
28829306

## 投稿邮箱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